#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答應天巡撫海剛峰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參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

答薊鎮巡撫

虜馬弱矣乃敢驀入塞內遊騎往來乍進乍退此必誘我也馬帥堅壁威平遏其東犯甚為得策致之平川出其不意以夜取之必獲志焉但恐我力少備多

不敢輕動耳計此時當已退遁即無斬獲馬帥之功仍當優錄幸與察院一討之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

辱翰示知已得代東征有日無任欣慰虜馬南牧自春洪夏誘我逋逃擾我穡事彼能多方以誤我而我竟不能出奇以制之邊將可謂無人矣今秋之事深爲可虞望早發征麾預緝雄策以副　明主倚重之意大疏所陳事事據實皆可旋至而有效者即寄語西石公經畧既定惟當遵行約束守而勿失可也

答藩伯施恒齋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氷有難以言控者惟當鞠躬盡瘁以達　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覩也辱華翰勞問勤渠深荷道誼眞愛

荅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爲可厭然僕以爲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

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巳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爲病苟不務實得於巳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日致曲日求仁亦豈得爲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勗之也

答薊鎭督撫計邊鎭臺工

臺工之議始終以爲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巳辱示云云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爲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眞見其事理之當爲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覩利

害之所在而喜爲敖言聽說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嘵嘵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昨部覆兵科疏尚欲下督撫議區區再三曉以頃總督疏臺工限已寬矣賞已併矣大工垂成奈何終止既不可止又何議爲徒使任事者疑畏而自阻耳部中因予言而止覆詞頗亦分曉會軍門可達此意勿生退悔今年虜情可虞聞鎮中哨夜亦有得至虜帳中者想得其的耗幸密以告我當秘之不泄也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衆矣欣慰臨淮一至軍而旌旗

服色皆爲改觀豈獨其法嚴哉蓋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爲患二也士無鬬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爲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荅北邊撫院孟豐麓

往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卽移駐懷來雲中三關聲援遼絕議者每以爲言然南山一帶逼近　陵京今復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欲盡撤入衛之兵棄南山而不守則失策矣且防守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一旦棄而弗守假令虜乘吾之間以一軍綴上谷守將而以勁卒掩吾不備當其時誰任其咎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疎也十八盤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乘障遠戍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答薊鎭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即月三日得大同密報言把都兒於月中旬領三十騎來俺會營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於二十等日徙營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云云據此與公所遣偵探相符則虜之東犯必矣聞虜中荒旱饑疲馬弱諸部東西相牽心不齊一或未能深入然不可不爲之備今議者咸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誠督勵諸將鼓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呶呶之口不攻自息其南兵三千宜置之前行當虜即有損失人能諒之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解也年來困於薊議心焉如擣若廟堂不能擔當覩聽

疑惑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鎮本兵懦弱甚可慮也

荅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頃得譚公書言各路措畫已定戒備甚嚴諒保無虞但聞虜欲分道入犯則我之勢力自分曹墻古石譚公已自任之馬大付之戚帥燕河以東願公當之胡守仁南人恐威力不足以制諸將須公親駐邊隘督勵將士乃能有功拒之不入此為上策即不幸而入亦望思為可戰之具因地合營懸賞勵士乘間覷擊彼亦安能狂逞哉薊事經營數年觀此一舉望公留

意辱示其生所著書皆根及理奥匆匆不暇細讀聊取其一二策觀之葢篤忘好學君子也惜其齒暮無以自見得公爲之表章亦足以償其平生矣

與薊鎭廵撫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巳申告薊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備但得西警少緩專意東防虜雖入吾據灣河以東無足憂者觀公措畫不俟遇敵巳見勝徵矣老酋若果不東則上谷雲中恐不得安枕公宜戒諸帥嚴爲之備板升大饑聞日有南歸者亦可因其饑而招諭之

與薊遼總督謀俺荅板升之始

賊聚而西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旣有的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尚爲可慮華留標下一二枝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卽有事薊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審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懼之時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饑窘人思南歸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

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答宣大巡撫劉白川

頃據東西報虜謀皆已解散過望後無警則薊承之間可以安枕矣此雖　朝廷有福胡運將衰然先聲伐謀屈兵不戰在督撫諸公之功尤當與殺敵者同論也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過邊虜爭功

宣大之說妄誕狂肆見者無不笑之其意不過妬薊人之戒備却虜欲邀以爲功不知彊埸寧謐　國家

無事人臣并受其禍奚必功之自已出耶其疏不復
下部徑批量賞蓋恐部覆又滋口說也公於此但宜
付之不知置之勿論若與之辯折則又一某矣事寧
之後可上一疏言今秋虜情據宣大初報十分重大
邊臣恐懼無措躬擐戎行晝夜戒備賴天威遠讋廟
堂指畫西鎮之強兵猛將既有以振其先聲內地之
足餉守要又有以破其陰計是以醜虜畏阻自行解
散在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在彼有奔走約會之勞
臣等待罪邊疆幸勉逭戾云云不惟不與之爭功而
反推以與之彼當嚼舌愧死矣恐公聞之或不免動

意特以走告統惟鑒裁

荅兩廣督撫

頃廣中士人力詆俞帥科中亦以爲言該部議欲易之僕聞此人老將知兵第數年以來志頗驕怠意其功名已極亦欲善刀而藏之論者之言適中其意前聞公以十月進剿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代者或未必勝之且撫按但未嘗有所論劾乃獨用鄉官之言而罷之亦非事體故止於戒飭然不知其人畢竟何如公與同事必知之眞若果不可用亦宜明示以便易置也

答兩廣李蟠峰

各處有司當易者多但甲科今已除盡須俟新科然僕以為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若廉其已試有效者就近更調可他途亦可也容即與太宰公議之大抵論廣中諸吏官以操守為先廉且能上也即不能兼且先取廉者盖數年以來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盖自古以為難也俞大猷者畢竟為人何如便示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答為後來入貢之始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荅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即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舉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即密示以信所聞

荅鑑川策俺荅之始

虜種來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桃松寨事　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頃據報俺酋歸邊

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虛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　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

則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趙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人密誘之曰我太師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汝誠識事體知順逆者今太師已奏聞 朝廷大大與汝官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年贖取汝等得即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即封那吉

爲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爲中國藩籬長享富貴
渠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
也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卽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
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今冬
節已深塞外草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饑荒
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於奔命計阻於
多岐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向者僕
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
之但那吉數人置之鎭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

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眞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之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再荅王鑑川策俺荅

降虜事一如公所議　旨云且與做云候　旨另用皆含蓄未盡後來操縱自有餘地在相機行之但阻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願公戒勵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

遁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薊鎮援兵已有　旨掣回西防冗中草草統爲鑒裁

##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於
上然後擬　旨處分閫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秉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即爲吾人若設然而納之卒然

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
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囘
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
情似亦近眞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盖恥以輕博重
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豢駒畜之何用但欲挾之爲
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　朝廷厚待其孫
之意以安老酋之心抑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
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
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
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搶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

密授方略於方公趙帥討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討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筭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

又

頃有妄言者已奉　宸斷黜之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　朝廷

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筭也來教有授使口詞及虜中來語殊缺無之想忘付來使也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巳得其要領必如初意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效貢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聞
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銜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旣感不殺之恩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銷其惡毒懐我好音邊境之利也處分有緒望先期寄示或更有商量乃可題請虜酋賜衣差人於内庫揀鮮好者付去使賚致華卽命製子之大疏巳下部當先行優賚俟議陞復耳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虜謀一行虜即喙兇賴　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慶甚慶抵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挑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　朝廷禮而歸之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今錄去寄鑑川前後二書奉覽鮑崇德返自虜中倘有定議幸星夜密以見教以便措畫鑑川謂馬帥賊在門庭按兵不赴眞甚銜之僕再三為之營解謂老酋方駐在近邊渠豈敢輕身東援乃得免於重衆公須為調護於中可也今秋邊事公功最多須先行薦賫徐當議處

寄太史吳後菴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爲悵嘆茲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適軸賁束帛於丘園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耿而不能抑公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於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既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降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却責令奉表稱臣謝　朝

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爲日久矣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墩之人亦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一語泄彼得而誅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　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　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

強平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
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
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挈回遊騎然後我差官
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既伸我之懷柔有體若
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
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慮者二也今之議者
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於封
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今邊防
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
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

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犒人成功彼若
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與問罪之師勝
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
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
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
也大踈早晚即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
金湖兢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畫又阿力
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
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向者奉書誠爲過防辱來教事事有備可坐而收功
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思今虜所
急者在於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
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例有蟒服之賜向後給之
未爲晚也吉中不重執叛而重輸誠哀懇蓋　朝廷
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於內庫索出星夜賫上到即
行事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
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
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場知軍中
有王太師亦必避公三舍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

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河力哥斷不可與之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重倘處置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況未必得去乎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答徐太室憲長

虜中之轉巳乖輿論至乃横被口語形之論列則是非倒置甚矣疏中所云絕無影響即欲擬旨徑留又恐衆不可盖公論未伸將謂僕有私於公則公之卓行貞操終無以自白於天下矣故不得巳而行勘巳曾遣意代者令其虛心體察毋入先言諒人心之公自不容泯近訪之敝鄉人云公以志行高潔為衆所忌似不宜獨咎一人以自樹敵也

答王鑑川

虜酋内附逆賊伏誅邊境敉寧神人胥慶此不世之功也加秩賡賚未足以酬尚當有待封貢事旣與虜

約豈宜先背夲本兵畏縮異常庸夫尚多異議將來若欲收功未免復排衆論但僕昨於虜降執叛一事心力已竭今未知復能任此事否時難得而易失功難成而易壞奈何奈何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顛躋是懼乃辱華翰遣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娼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橈亂而阻壞之　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此輩真犬馬之不如也僕受　國厚恩死

無以報況處降納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踈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習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歲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

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邊騎自稀邊鄙不聳稿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

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毋借俺酋以為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眾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豐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

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　國家審圖故僕以為
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
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
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視父子兄弟相約也
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
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
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
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
呶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
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

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南御史張懷川

使至辱華翰深荷雅情比來南中諸疏皆慷慨論臺諫公議所出　朝廷耳目攸係願諸君勉旃毋以言爲諱也

答陳松谷相公

都門解袂與玄老相對哽咽者久之不惟感德傷離蓋亦惜大賢之去國嗟善類之無依也別後邊聲四

起羽檄交馳華內外震驚備虜亦旋遁有間即有虜叅
來降之事　主上用楊計華而時中扳升賊首欒垩
生致於闕庭誠　宗社之福邊鄙之幸但外寧內憂
聖人所戒未知向後何如耳此必台念所切敢以奉
聞餘惟若時珍攝以需能名厚長公惠善允不及裁
答師翁既去不宜復奪　上左右簪筆之臣也華即
命北發以慰惓惓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娼嫉之心而持其庸衆
之見本無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於文華殿

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呶呶之喙雖已暫息而朋朋之譏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為而妬人之有為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 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畏虜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為處置使邊氓賄利則人及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聞廣鍋鐵

則不可復爲兵宜捐　市之來歳責令如數
更換二也虜使旣不許入薊須收置得所鎭城之中
民物殷阜易啟戎心昔年袁家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
頃者流議皆起於鎭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
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無令得入鎭城三
也馬趙火爲邊帥趙雖喜事　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
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貧虜而又有内主封貢之
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
憤蓄怨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
人情公所素知今旣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

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氓開墾荒屯充實行伍鍜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嘗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猶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持以采選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illegible]拓之口後四要不預

書之則責亦難成無益反時 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爲 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盡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幸甚

荅荊關水部金省吾

遠辱翰貺深荷雅情客有荊南來者道公權政淸肅誠近年罕覯濟時大業大受根基於此可窺其槩矣又仰敬仰厚惠不敢當附使反歸璧外小錄奉覽諸惟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與薊鎮楊巡撫

虜已東行不知遼左有備否貴鎮清查虛餉萬有餘人數十年宿蠹一朝剔去　國計者方且嘖嘖稱羨乃聞近日又欲募卒補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額之外方患無以給之賴此補數似不必更招浮濫以滋冗濫也又聞百川公有示令軍士有能告言將官虛冒軍餉者賞銀五十兩恐啓陵上之漸然其中必各有謂不如所聞幸密以見教東事無日不在鄙懷故喋喋如此統惟原亮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辱華翰知已建牙視事矣無任欣慰北虜乞貢頃於文華面奏奉 宸斷行之惟三邊事體稍異須兩督撫會議耳響水極當虜衝急宜修繕昨何君請馬價原與督府會行乃太僕遂加醜詆過矣神木兵備查盤道長有疏意欲照舊似宜從之其參守兵馬亦不必更免矣

答貴州撫院阮泌城

辱示知安酋事已有次第別時所云令一一具獲實效審爾則差官可不必 行矣此輩不煩一兵不費斗

畢而凶狡服罪地方敉寧公建此大功宜膺上賞俟
大疏至當有以處之

答督撫鑑川

封虜使者本兵依違久之不能決竟遣一參將行其
人年少輕率恐不可使之見虜酋第令捧　勑至幕
府另選邊吏充使可也副之者鴻臚署丞王勲頗諳
虜語能辯番文可備驅使惟裁而用之偶患泄瀉伏
枕占授不悉欲言

答廣西撫院李𧾷峯

古田積寇盪平地方寧敉公威德所及遠矣頃本兵

奏績簿行陞登聞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當有待也　聖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積寇蕩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呶呶者猶有事後之議雖　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足亂人意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丈之暫留數月不獨為地方計亦所以為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娟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惟欲偏狥已私不顧　國家便否即如昨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以為不可納僕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

之事撫臣請兵請餉衆皆曰可許僕曰此渠叔姪鬩爭殺耳不足以煩　朝廷古田容過會覓自募兩小醜敢戮　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衆皆曰剿賊據險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五六十萬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但觀其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事　主上用僕之策卒而府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阻毀成功以快私指嗟呼人臣爲　國家忠計可如是乎若僕則誠愚矣前承教廣議鑿鑿可行然必得丈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爲異說所壞也

南明磊落偉奇之士昨自欲引寘部堂以其夙嘗
議今初召起聲實未著故暫借敝省撫臺旋當與大
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爲　國
家柱石在大與南明公新安一郡產此連璧敬羨敬
羨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答楚按院陳燕野

楚中連歲災饉人不聊生　公精覈吏治脩舉實政百
方省節加意拊循楚民所宜世世而頌祝者也去歲
秋閒流言倏起旋滅今則惟聞頌聲休譽而已徐憲
副昔守敝郡甚有政績而恃其才守屢憎於人當院

之論盡誤聽人言非有私惡也襄漢士民自有公論

願公博訪而審聽之如事有實跡則亦非僕所能庇

也

答松谷陳相公

別後樞衡之地屢致慁瀆機阱盈野鳳翔九霄以翁

之出處視今人之去就豈得並日而談哉欣慕欣慕

兼録向欲呈覽以無便翼茲撫臺承差去敬附二册

內學論一一義論及策之一二三道出拙構知已傳咲

於蜀中久矣倉卒不敢備起居之敬尚容專候統與

台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頃五月二十一日巳封拜虜酋俺答爲王諸小酋俱授以官職入貢互市次第舉行獨西虜未靖兩督府會議部中遲疑近有人云公謂僕以舍親西石之言變其初說此傳者非也西石之意原與鄙見相左僕初未嘗因其言少有疑阻但以西事與宣大微有不同所慮者撫賞之費無從措處故耳行兩督府虛心計議務求停妥今東事既已就緒在西勢不能獨異幸早決大計以便題覆

與楚撫院汪南明

辱惠不敢例辭督領咸謝承教云云今日籌邊第一計僕已慮之久矣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恐不可成徒益衆忌且以九邊萬里之遠馳驅經略而責效於三載之間即二君高才亦未能辨也當取公策秘之錦囊中酌而行之大疏封還未敢宣泄惟與含原

答兩廣殷石汀

前有小柬言近事頗悉不審徹記室否紛紛之議聞皆起於柳人聽者不察率爾奏牘其中自相詆牾

無的據耶　舉明遠嚮公論昭然公亦不必以此疑阻要令餘毒盡銷士民安堵則忌吻浮談不推自破矣人旋附此諸惟鑒存鑒

##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新河之議原為　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罄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卒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

## 又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臆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别揭所

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卽過玄翁言其不可成之狀玄翁亦慨然請能蓋其初意但恐運道艱阻爲　國家久遠計耳今旣有不可自雖膠執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爲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　國家以爲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　社稷之福也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

禁一馳他日更有可憂者耳大疏今同巡撫梁鳴泉
不必另疏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萊新河始即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玄翁未
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
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爲是非且躬履其地又
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
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
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
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

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齋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爲可用統希見教不悉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使至辱教知道從已入關良慰鄙懷以丈素所蘊蓄豈欲專一丘一壑以終老者哉古人云得時無怠異猴躍焉猶恐失時今 主上虛己以任宰相百執事師師濟濟咸欲有所表見周道寧夷倖門堵塞以時言之似亦可矣願丈急乘之毋怠又喜衆轉近關旦夕且將有大昇焉

答南宗伯秦華峰

惟公昔以無妄蒙議私心嘗爲不平會在位者有不悅於公未敢昌言之也茲幸玄翁掌銓又雅敬重故得以特甘區區顧留曹清閒尚未足以展攄宏蓄耳徐判屢有書來道公相念厚情感切感切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　計虜帳旣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釁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奉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

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疏已經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懦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爲疆埸擾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歆艷之甚善甚善僕嘗慮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角於疆埸則真無可奈何今誠有慕於我我因其機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箠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爲狂且悖耳

非上谷二市甚得其利黃酋彌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懾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頃慶禮告成中外胥悅在僕私心尤為欣忭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坐鎮在雲貴土司原有故事但須擇廉慎有謀者遣之不然反足以納侮啟釁前見水西眾頭目有疏言安國亨于幼不能統眾此必安酋使之但其中委曲亦宜審處貴竹土司與雲南鎮守不同難以例論或省諭安酋令其安插阿傀停當及各犯盡數執出錢糧抵補俱完許與乞恩盡赦前罪照舊管事則坐鎮亦

不必遺矣阿傀既出省城禍根已絶向後家事亦皆
盡卯翼而乳哺之乎在公心知此意審計之耳然事
機遼遠不能遙度不敢中制幸與鄭道詳計之

答僉長施恒齋

雷道長誤聽人言論劾徐君徐君又妄自猜疑謂公
搆之轉轉相疑竟成蕉鹿受病之根必有所在久當
自知之昨徐君亦有書言此事僕已再三譬曉之渠
必開悟其事已屬之陳道長勘處諒為昭雪徐君平
日心行僕固未能深知若在荊襄則誠未可議也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河罷議不惟寬東土萬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一朝開豁不致復誤後人誠一快也胡掌科之勘議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為後來處事之法區區何知焉誤辱奬借深以為愧別楮所云一一領悉

答郝巡撫

西事處置畧備部中方議覆行但未貢先市恐非事體至於家丁增餉數欵乃調停撫馭之策恐不宜與貢市同題已屬本兵酌處之戴公計惑於主斷氣奪於嚴旨故倉皇失措如此人旋草草附復西鎮遼遠事機不能悉知望不時密示以便措畫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今歲徐邳河患更劇將來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然誠預防至計但事關海防理須慎重一應造舟設官皆當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昨所遣商販須換米面試之明歲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逐漸加之可也竊惟審圖冗不多及

答宗伯高南宇

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莫猶殊失朝野之望茲溫綸再須敦勸愈篤恐　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區區鄙衷曾與陸儀制略言其槩想亦以轉達矣如

僕者薄劣不足以致天下賢者然公平生自負謂何可終老林壑乎

答河道潘印川

頃報運舟漂覆近百正糧虧失四萬有餘數年損耗未有如此之甚者　國計所關日夕懸切今海道既已報罷河患又無寧時不得已復尋泇口之議頃已奉　旨煩公與張道長勘議幸熟計其便且將從事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承至奉書知道從已抵關甚慰鄙懷勅書為管文書

內監所持茲即查付奉敕行事可不須文憑也邊事近稍次第賈誼欲以三表五餌制單于蓋古之謀臣策士所以勞心籌慮敝口遊談冀望而不可得者正在於此今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柰何令人爲宋儒之說沁入心脾與之語此如喃鳥附異議紛紛幾至顛躓頓　主上納用愚計幸而時中然爲　國家謀則忠自爲謀則愚矣計然三策今始售一向後未卜利鈍何如辱教云云固知豪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誠錄小技不足入目且意丈久已見之故未敢寄覽茲奉命付去二冊其中文字

大抵指僕所刻若學論一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則全出拙筆也麻姑擲豆猶作狡獪變態可哄可哄大瑣闈宿望又困蕭服鄙心未嘗敢忘有待有待相去伊邇此中動靜想得具聞有可以助我者望不時直教幸勿以秦越相視也

答邊鎮巡撫

辱答示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決以致驕虜怨懟及奉 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果既能制吉能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責

台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謂伏偷答老把都二酋甚有功於中華故特賜勑賞賚此二人者一宜以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廷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敘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敘錄公可自以已意陰厚之以結其心盖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寧勢异馬價平給委爲失宜昨喻意本兵此後尚有斟量也

答總督方金湖

邊事近來處置妥已就緒今秋三陲晏然一矢不驚誠　宗社生靈莫大之慶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封

疆之臣未可一日而忘備也昨具疏請勅諭戒諸邊
仰荷　聖明允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今邊政久弛誠欲
及時整理興建鴻業非常人所能也如虞坡一二輩故
事借丈以壓經臨戎使旋輒附鄙意外小疏寄覽

答薊鎮巡撫劉百川

調取南兵事俱如高議本兵已覆行矣永東小警雖
聲在遼左然亦不可不多為之備公但駐適中地方
以便調度似未可便東行也聞公與撫按諸君方議
調兵行糧事薊未事勢與他鎮不同若俟賊已見形

而後調兵支糧則無及矣事有權宜不宜膠柱惟公裁之

答南學院周乾明

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卧碑所載禀若氷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南都首

善之地惟公留意焉

答奉常陸五台

僕雖無似夙抱敬賢之心今幸備位台省其所振舉甄拔不可勝數矣乃平生敬慕如丈者顧不能一引手焉君相造命豈其然哉雖然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令弟固草草附候閒以華嚴合論梓行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別具潞紬二端侑來報惟鑒存

答石麓李相公

弟平生孤孑寡與獨受知於門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協德庶幾有丙魏同心之誼中外士民亦靡不懽忭

和合各適其意不啻坐春風而飲醇醪也豈意風雲倏起陰晴頓殊昔爲比目魚今作分飛鳥人生聚散離合可勝嘆哉愴然愴然綠野開尊庭闈約彩且用慰心自娛而已他何足論盛使回草草附此諸惟台亮不宣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閭

辱示敝省錢穀查刷已有次第易知單冊正月可完知公爲楚民計慮深遠仰戴仰戴孫方伯前已言其仰承德意悉心措畫此外如温大參劉糧儲亦誠一時之選也楚人何幸何幸頃得家信言公表閭之命

堅不可回方切棍悚乃又垂念先世再辱嘉貺是重僕之不德也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爲蓐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中父老以自豚其閭里且今歲楚中重苦墊溺少省一分則小民亦受一分之賜在寒門少此無損纖毫而衰多益寡在鄉人則有大惠焉萬望俯諒鄙心出於誠悃並償之命一切停寢則信我之深比之惠我之厚又萬萬不侔矣敢布腹心惟公裁許焉

答宣大巡撫吴環洲策黄酋

黄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同本兵此酋會繼寡謀終

嘗歸吾羈泄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可用其幾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即傳與薊人量加優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故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盖亦思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鎮外藩時時戒諭以各守分地住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剋肉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吳兵憲道南感公同心

之契思以自効其志甚銳不知畢竟能成否辱示今所宜措畫者一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况今時則易然耳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日來屢辱翰教差人皆不汞報坐是失候承示大疏八事公圖之旨已有緒要在邊吏著實奉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爲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

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與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酋邇來聞漸就羈紲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番爲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 孰此孤虜無能爲也彊塲小衅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期不害吾大計耳使旋草草附候屢失裁復并此謝過荒惟鑒原

答吳環洲策黃酋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酋沉迷酒色憚於西搶祇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為之納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即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非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為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貢市甫完恐以疆埸小釁棄其大功不知　成祖封三虜王使命方囬虜騎已至許襄殺在大同東邊開市西邊搶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御機宜何如耳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又叛諸部俱巳臣順獨此孤虜如其叛虐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史大官之衆今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爲渠首占卜當死南朝觀其狂躁不常殆天將亡之矣公幸與趙帥密計如可柔服以計縻之如不可處即宜以大義責之明與之絕毋但如見羔虎以自貽患也聞巳遣人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即以寄示萬萬冗不多及

答雲南撫院阮沙城

得十月二一日書知公前後處置安酋事巳竭盡心力功高官薄深以爲歉然公之勳名著於此矣疏寫奏

事人即貴州承差昨已擒獲重治向來土酋構釁皆此輩爲之倘解回發遣更加重處毋令得脫復爲他日之害也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辱教種樹事邊臣博美虛套大率類此僕起家畎畝頗知樹藝之理昔謝病山居手植榆柳今已鬱然參天若以官法爲之積歲累月竟成虛謬矣初時人建此議僕即與同事者曰種樹設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以爲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即如臺工一事當時若非

僕力排群議以身任之二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理則今亦當為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昨閣中小疏已曾懇切言之自後積習或當少變　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　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何如

答棠川殷相公

使至知台從已返儒里深慰鄙念宋人有一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孫前一句公已得之

後一句願公勉焉使旋迫節草草附復別具侑束幸

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祚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 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涵濁淄濊之流不通釋典遣去恐爲虜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 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答臺長蒲兗嵎

辱華翰獎許過情使人愧悚猥以謭陋謬膺重寄頃又特奉綸音勉以同心望以夾輔日夕兢兢懼無以仰承德意所望海内道誼知契匡助其所不及幸公有以教我也近見督府察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虚心觀理

務求其當奈何忿爭如此竊意此事非公不能解之項已屬意本兵議復牧軍驕悍論久不決或有他虞非細故也

答翰學張鳳盤

別後得途中所寄二書情欵備至慰諭諄切觸事感懷不覺慨然興嘆念知己之遠隔晤語之無從也仕國之責初擬秋期既復思之得時毋怠況既奉特旨召用自應以趨命爲恭可勿事爽猶矣貴咨人上太宰附役別悰萬種統俟面陳惟惟鑒亮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終